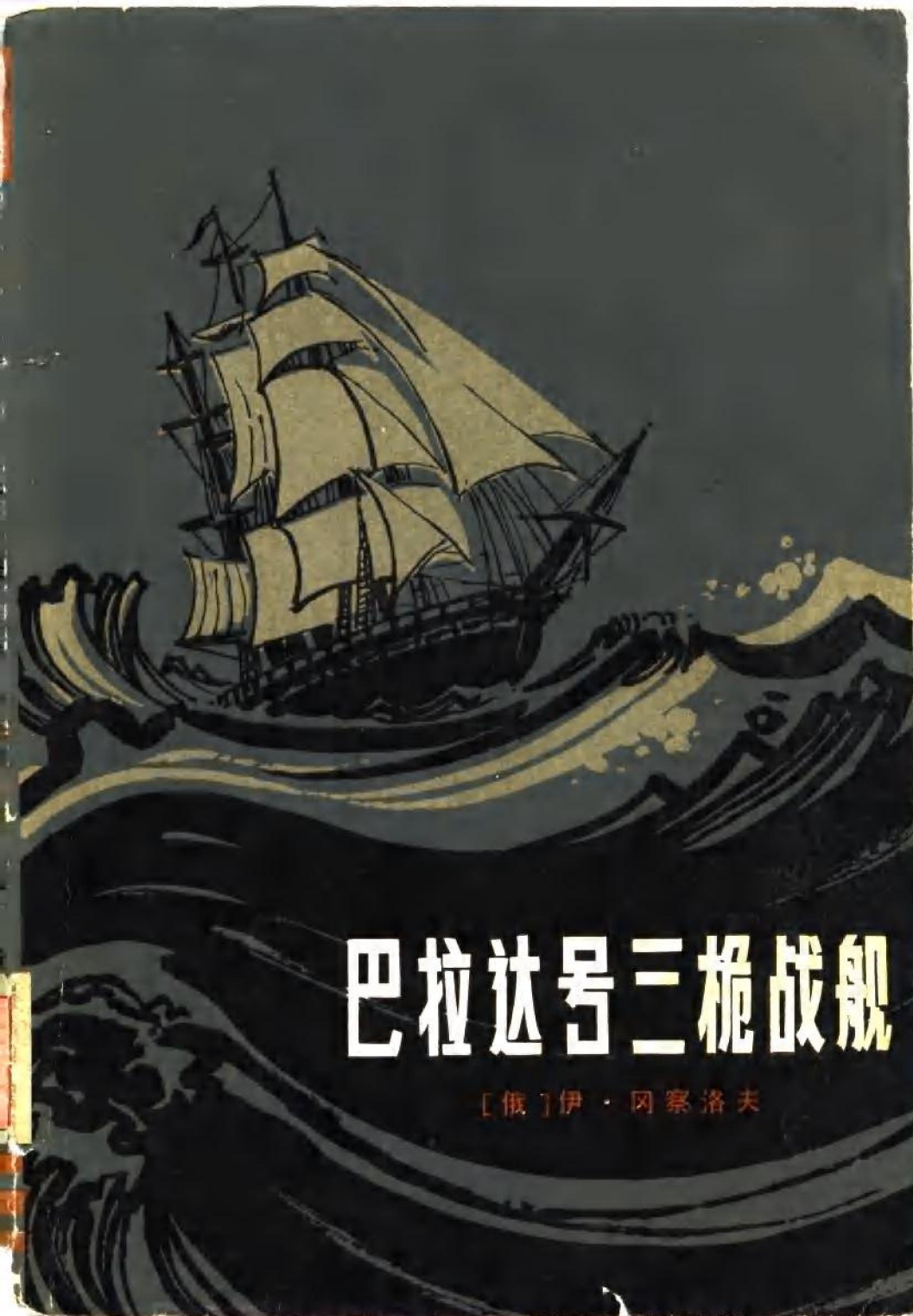




巴拉达号三桅战舰

[俄]伊·冈察洛夫

这部游记就是他用旅行过程中积累的素材写成的。其中既有途中写给友人的信，也有作家的个人日记，还有为完成舰队司令秘书职务而记的航海日志。它最初是分成专题以报告文学形式载于各家杂志的。1858年首次成书。出乎作者意料之外，成书后，备受赞誉，以至作者生前连续再版达六次之多。冈察洛夫一向对作品再版持极其谨慎的态度，因此上述记录很能说明游记受到读者欢迎的程度。时至今日，译者认为，这部游记对于研究历史，特别是研究近代后进民族的发展史，仍有一定的价值。

这部游记的特点是，主要不刻意写繁琐的事实，而是抒发作者的观感。上卷写英国和南非开普殖民地，同时涉及东南亚、香港和小笠原群岛。下卷主要写日本、中国上海、琉球、马尼拉、朝鲜和西伯利亚。作者看到的是明治维新（1868年）以前的日本。由于执行闭关锁国政策，实行封建统治，同西方相比，日本当时处于非常软弱、非常落后的地位。此外，冈察洛夫也是第一个目睹并记录中国太平天国运动的俄国作家。他到上海时，正是上海小刀会起义方兴未艾，清军一筹莫展的时期。作者对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残暴无情的清王朝和横行无忌的帝国主义分子都作了记载。作者还对看到的中国社会的弊端，发表了见解。当然，他在观察世界，分析各民族的发展历史和相互关系方面，也暴露了一些世界观上的弱点乃至偏见。

冈察洛夫的语言，“纯洁、准确、明快、流畅”（别林斯基语）。1934年，加里宁曾号召青年作家认真学习《巴拉达号三桅战舰》的语言技巧。但是由于译者水平所限，译文难免有不足甚至谬误之处，希望读者批评指正。另外，为了读者阅读方便，译者还加了一些必要的注释。

译者

1980年8月

И. А. ГОНЧАРОВ
ФРЕГАТ «ПАЛЛАД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3

责任编辑 孙厚惠
封面、插图 蒋 明

巴拉达号三桅战舰

[俄]伊·冈察洛夫 著

叶 予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哈尔滨印刷二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印张 25 6/16·插页 3·字数 604,000

1982年4月第1版 198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7,010

统一书号: 10093·377 定价: 2.25元



伊·冈察洛夫

译 序

十九世纪俄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伊凡·亚历山大罗维奇·冈察洛夫(1812——1891年)，中国读者是非常熟悉的。他的著名三部曲《平凡的故事》、《奥勃洛摩夫》和《悬崖》，我国很早就有了译本。这里翻译出版的游记《巴拉达号三桅战舰》，还是初次同读者见面，——尽管早在六十年代初我国杂志就曾载文作过详细介绍。*

十九世纪中叶是西方列强竞相侵夺东方，变东方各国为自己的殖民地的时代。沙皇俄国自然不甘落后，于是，从海上参与对东方的争夺，就成了它的军事、外交的当务之急。1852年，它从波罗的海派出一支舰队，由海军中将普提雅廷率领，以巡视俄国在美洲的领地为名，实际任务是打破日本的锁国政策，插手东方。这支舰队还兼有使命，窥探中国虚实，分享列强在中国的权益。

冈察洛夫当时是俄国财政部的官员，因为发表过小说《平凡的故事》，已是驰名文坛的作家了。他自幼就对环球旅行有着强烈的向往，当他得知远航舰队需要一位精于写作的文职人员时，便毅然多方活动，谋得了舰队司令普提雅廷的秘书职务。

冈察洛夫于1852年10月乘巴拉达号由喀琅施塔得出发，历时二年有余，途经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到过许多国家，最后在鄂霍次克海阿扬港登陆，横越西伯利亚，于1855年初回到彼得堡。

* 戈宝权：《冈察洛夫和中国》，载《文学评论》，1962年第4期。

目 录

上 卷

一 从喀琅施塔得到利泽德角1

打点行装，告别，到喀琅施塔得去——巴拉达号
三桅战舰——海洋和海员——军官集会室——芬
兰湾——强风——晕船——果特兰——舰上出现
了霍乱——一人落水——松德海峡——卡特加特
和斯卡格拉克海峡——德国海域——多格滩和
加来灯塔——被遗弃的海船——渔夫们——英吉
利海峡和斯皮特黑德碇泊场——伦敦——威灵顿
的葬礼——关于英国男人和女人——返回朴次茅
斯——在肯培尔顿号上——游览朴次茅斯区、北
区、波尔特区 and 戈斯波尔特——在斯皮特黑德碇
泊场等候顺风——圣诞节前夕之夜——英国人和
俄国人的剪影——起航之后

二 大西洋和马德拉岛71

进入大西洋——强风和大浪——到达马德拉——
丰沙尔市——山上一游——领事馆之宴——起航

三 航行于大西洋的热带107

东北信风——佛得角群岛——圣地亚哥岛和普腊

亚港——北回归线——热带之冬——无风带——
赤道——南回归线和东南信风——飞鱼和鲨鱼
——又是无风带——谢肉节——三桅战舰上的生
活方式——游泳——海和天

四 在好望角135

到达福尔斯湾——西蒙斯湾和西蒙斯敦——维修
战舰——开普敦——威尔彻夫人旅馆——桌子
山、狮山和鬼峰——植物园——俱乐部——英国
人、荷兰人、马来人、霍屯督人和黑人——开普殖
民地和卡佛尔战争略述——殖民地之行——索麦
尔塞特——斯特伦博希——爱森堡农场——帕尔
——威灵顿——贝恩先生——监狱和囚犯——道
路——狭谷——伍斯特——矿泉——回程——蛇
山——食蛇鹫——文贝格——卡佛尔首领塞奥洛
——起航

五 从好望角到爪哇岛255

烈风——复活节——印度洋上的三十天——酷热
——龙卷风——安热尔碇泊场——爪哇之夜——
中国人和马来人

六 新加坡269

来到碇泊场——马来人和印度人——漫游市区和
郊外——欧人、马来人和华人住宅区——贩卖鸦
片——菠萝、芒果和莽吉柿——椰子——新加坡
的意义——庙——买卖人万宝和他的别墅

七 香港302

港景一瞥——宫殿大街和 华人区——中国男女
——俱乐部和兵营——主教和总督来访三桅战舰
——杰尔丁—麦迪逊洋行

八 小笠原群岛313

中国海——飓风——进入太平洋——飓风——无
风带和酷热——比利岛、洛伊德港——奥利乌查
号轻巡航舰和美洲公司 缅希科夫公爵号运输船
——俄国信使——移民——漫游、午餐、岸上的
夜晚

下 卷

一 俄国人在日本331

驶入长崎碇泊场——日本人初次造访——碇泊场
和城市外观——炮台、村落——翻译和辅佐官
——巡逻船和桨手——向奉行转交信件——同日
本人逐日交往——提供食物——商站的荷兰人前
来造访——风暴——新译员——谈判：关于海军
中将会见长崎奉行的礼仪问题——奉行的秘书官
——进入长崎的隆重仪式——码头和轿子——日
本兵士——街道和屋舍——会见奉行——递交俄
国政府致日本政府的信件——日本人的款待——
等待江户的答复——新来的奉行——新译员——
远航一周年——奥利乌查号轻巡航舰上的戏剧演
出——将军的死讯——大雷雨——江户的答复

——划艇出游——八宾——鼠岛——赠礼——来自江户的重要消息——离开那里

二 上 海420

马鞍列岛——渔船队——乘商用纵帆船去上海
——古茨拉夫——扬子江——大火——江面和吴淞镇——兵帆船和欧洲海船——上海——茶——百姓——海关——美国领事——中国的雕刻——街道和市场——店铺和商贩——水果、青菜和禽类——饭铺——欧人商店——佛庙——上海货币——郊区、田野、英人跑马厅——军营和起义军——道台爽官——食品商贩在围城——英国人对华人的态度——鸦片贸易——上海的意义——博格德汗的王位觊觎者——基督教在中国的成就——农舍和农夫——中国的殡葬——回到三桅战舰上

三 俄国人在日本473

互赠礼品——新人物——关于日本使臣的消息——约定同他们会见——新的一年——再访长崎——礼炮——使臣和两位奉行——寒暄、饮宴、会谈——感叹词——使臣登舰回访——会见、宴会——礼品——日本战刀——欢迎仪式，在日本人处用餐——将军赠礼——幕府信函——四次去长崎会谈——日本新年——使臣再次登舰回访——饯行饮宴——离去

四 琉球群岛	525
岸景——博松——巴泽尔·加利——田园诗——	
通往首都之路——首里——石刻——风景——居	
民、房舍和庙宇——田野——国王城堡——群岛	
的依附地位——新教传教士——田园诗的另一面	
——那坝港——传教士寓所——那坝港主司——	
中国移民船——游览和起航	
五 马尼拉	556
马尼拉湾——小岛科列西道尔、科恩和莫纳西尼	
亚——进入碇泊场——帕西格河——街道、店铺、	
旅馆——比农多区和旧城——他加禄人、中国人、	
混血种和西班牙人——市郊——植物——种植园	
——科尔萨多——法国传教士——草帽和菠萝根	
纤维织品——圣克鲁斯和米格利教堂——练兵	
——女人——屋中蜥蜴——浴室——拜访西班牙	
人——烟厂——法国主教——西班牙修道院——	
大教堂——祈祷者和牧师——斗公鸡——树的种	
类——制缆厂——雪茄烟——女士来到三桅战舰	
上——吕宋和马尼拉名称的来源——自然美景	
——有关菲律宾群岛的地理、历史和统计学札记	
六 从马尼拉到西伯利亚岸边	619
晃动的桅杆——巴坦岛——神父和地方官——海	
旋涡——甘米银岛、比奥-克汶托港——红木	
——飞禽和昆虫——香蕉——吃死鸭的龙——热	
带林中的午餐——鲸鱼——鲨鱼——汉弥尔顿岛	

——山茶——朝鲜人——上海来的消息——长崎
——继任奉行——礼物——食物——五岛列岛
——朝鲜沿岸、测绘和校正海图——拉扎列夫湾
——漫步海岸——浓雾——蛇——同居民的交往
——纠纷——图们江——朝鲜史简述——鞑靼海
峡——暴风——巨大的海湾——居民——通古斯
人阿方卡——基里亚克人

七 经西伯利亚的归途673

航行在鄂霍次克海上——捕鲸船——彼得冬营
——阿扬崖岸和碇泊场——打点上路——骑行
——登上朱格朱尔——山岭和沼泽——涅尔坎和
马亚河——雅库特人和俄国移民——再次骑行
——森林和沼泽——马车

八 告别雅库次克716

乌拉萨——驿站长——宿于勒拿河畔——渡河
——雅库次克——打点上路——皮衣——俄国传
教士——圣经的雅库次克译文——雅库特人、通
古斯人、卡拉高里人、楚克奇人——官员、商人
——送行

九 到达伊尔库次克之前754

奥廖克马城——勒拿河——沿河驿站——零下四
十度——酒块和汤块——直烟道的窝棚——森林
——通古斯人——维季姆——基廉斯克——驿夫
和马

二十年后

• 6 •



从喀琅施塔得到利泽德角

打点行装，告别，到喀琅施塔得去——巴拉达号三桅战舰——海洋和海员——军官集会室——芬兰湾——强风——晕船——果特兰——舰上出现了霍乱——一人落水——松德海峡——卡特加特和斯卡格拉克海峡——德国海域——多格滩和加来灯塔——被遗弃的海船——渔夫们——英吉利海峡和斯皮特黑德碇泊场——伦敦——威灵顿的葬礼——关于英国男人和女人——返回朴次茅斯——在肯培尔顿号上——游览朴次茅斯区、北区、波尔特区 and 戈斯波尔特——在斯皮特黑德

碇泊场等候顺风——圣诞节前夕之夜——英国人和俄国人的
剪影——起航之后

我不胜诧异，您怎么会没有收到我的前两封信呢？一封寄自英国，写于1852年11月2——14日，另一封寄自香港。要知道，这两个地方对待信件的态度，简直象对待新生婴儿一样，都是爱护备至的。在英国和它的殖民地，信件是神圣之物，不论怎样辗转易手，火车邮，马车运，飘洋过海，从东半球到西半球，它总会被送到收信人的手中，——只要收信人还活着。如果收信人已经死去，或者已经离开，那么信件也会原封退回。也许，我的信是在大陆上丢失了吧？在丹麦或者普鲁士。不过对这种细事刨根问底，为时晚矣；最好是重新写，只要有必要……

您要我详谈对于大海、海员的印象和丹麦、瑞典、英国的沿岸风光吗？我本来极少走出我那幽静的陆上斗室，只是万不得已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可是现在却突然投入了怒涛翻滚的大海怀抱。我在你们中间，本来是最被城市生活娇纵惯了的，一天忙碌之后，夜晚总爱尽情享受寂静和安宁。可是我却突然心血来潮，朝夕之间打破了积习，过起了变幻无常的海员生活。您很想知道这一切是为什么吧？那时候，如果房间里钻进一只大苍蝇，嗡嗡地飞来飞去，碰撞在天花板或门窗上，或者角落里有一只小老鼠发出啮咬声，我就会无法入睡；窗户有风吹来，就得赶快躲开；路有坎坷，就会破口大骂；城郊的晚会从不参加，理由是“路途遥远”，会耽搁就寝时间；汤有烟味，烧肉煎得太老，或者饮水不象水晶那样清澈，我都会牢骚满腹……可是突然——到海上去！“船晃得很厉害，您在上面会走路吗？”人们困惑不解地问我。但他们说的“晃”，不过是指不高明的造车匠制出的马车的摇晃而已。“您能入睡吗？吃些什么？再说，能和陌生人相处得来吗？”问题一个接着

一个，投过来的目光含着病态的好奇，似乎我已经注定要成为苦难的牺牲品。看得出来，这些从未涉足海上的人，头脑里塞满了库柏的陈腐小说和马利耶特的惊险故事：海啦，海员啦，动辄可以锁起旅客、烧死绞死属员的船长啦，葬身海底和地震海啸啦，等等。“船长会把您吊在桅杆上的，”朋友们警告我说，“不许您吃喝，会把您放逐到荒岛上去的。”记得吗？您也是这些朋友中的一个。“为了什么？”我问。“不为什么，坐得不是地方啦，走得不合适啦，禁止吸烟，您却点起了雪茄啦。”“大家怎样做，我就怎样做好了，”我怯懦地答道。“您呀，习惯在夜间写作，可是船上呢，太阳一落，就得熄掉全部灯火。”另一些人说，“再说，嘈杂声、撞击声、扑鼻的浊气、刺耳的尖叫，您受得了吗？！”“您呀，会变成酒鬼的，”还有人恐吓说，“船上淡水贵如油，只好喝酒解渴。”“整钵子的喝，我亲眼见过，我坐过海船。”有人证实道。一位老夫人不停地摇头，神情忧郁地瞧着我，说服我“还是走陆路周游世界更好”。还有一位聪颖可爱的贵夫人，见我去向她告别，竟然哭了起来。我很吃惊：我和她一年不过见上两三次面，就是三年不见面，她也根本不会在意。而这期间足够完成一次环球旅行的了。“您为什么哭呢？”我问。“我替您惋惜，”她擦拭着泪水说道。“惋惜的是，多一个人总会多一分快活吗？”我问。“为了让我快活，您做过什么事情吗？”她反问道。我窘住了。那么她究竟哭的是什么呢？“我惋惜的是，天晓得您要到什么地方去。”我感到恼火了：哈，这些人原来是这样看待值得羡慕的旅行家呀！“您的泪水要是出于羡慕之情，那我就能够理解了。”我说，“您该觉得惋惜的是，是我，而不是您有幸到我们谁都没有涉足的地方，见识那难以想象的奇迹；是在我的面前，而不是在您的面前，展现着一部伟大的天书。唉，不是任何人都能读到它的第一页呢……”我好言开导她说。“不要说啦，”她郁郁地说，“这我都知道。不过为了这部天书，您要付出

多大的代价呀？您想想，您会遇到什么？要忍受多少困苦？步步都可能丧生！……我替您惋惜，惋惜您的命运，这样，我就哭了。但是，您不要介意。”她补充说，“我不是为您而哭，我不过是想哭罢了。”

想到远航，我象喝醉了酒似的，头脑发晕。对待一切预言和警告，我都答以笑谑，敷衍了事，——离动身还远着呢。这样的旅行，是我一直求之不得的，是老早就有的幻想，可能从小学老师告诉我：从一点出发，一直向前，最后还会回到这个点上来时，就有了这种幻想。我多么渴望从我出生的伏尔加河右岸出发一直走，再经过左岸回到原地，多么渴望顺着老师手指移动的方向，到赤道去，到南北极去，到热带去。但是后来，当我离开地图和老师的教鞭，转向库克、万库维尔这些人的伟大的冒险业绩上来时，我灰心丧气了。在他们的功勋面前，荷马史诗的英雄埃阿斯、阿喀琉斯以及赫刺克勒斯又算得了什么？！小巫见大巫嘛！航海家们出生入死、备尝艰辛的历程，使得我这生长在大陆，从未见过海洋的怯弱的孩子，目瞪口呆了。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那些可怕的印象从记忆里消失了。牢固地刻在年轻的头脑里的，只有热带的丛林、蓝色的大海、五彩缤纷的天空了。

“不，巴黎，我不想去。”记得吗？那时我向您固执地说，“伦敦，甚至意大利，都不想去，——诗人啊，尽管您把嘹亮的歌喉献给了后者！我一心向往的是巴西，是印度，是那阳光从盘石里养育出生命，同时又以炙热的焙烤把一切变作槁灰的地方，是那人类象我们的始祖一样以野果充饥的地方，是那狮虎逞凶、毒蛇出没、四季皆夏的地方！那里是天国的辉煌宫殿，大自然象印度舞女一样，散发着浓郁的奇香，那里虽然闷热、恐怖，但却无限迷人，在那造物主的杰作面前，一切想象力都会黯然失色，到了那里只会是目不暇给，心情激荡啊！”

那魔境般的远方，是那样神秘莫测，却又无限地美丽动人。

一些幸运儿去了，带回来的只是撩人心弦的模模糊糊的故事和对那奇幻世界的幼稚解释。终于出现了一位圣哲和诗人，他的光焰照亮了那些神秘的角落。他带着指南针、铁锹、两脚规和画笔，怀着一颗充满了对造物主的信仰和对他的创造物的热爱的心，去到了那里。他把生命、智慧和经验，带进了怪石嶙峋的荒漠，带进了丛林的深处，又用那充满才智的叙述，为千百个追随者指明了道路。“宇宙！”想亲自一睹那生机勃勃的宇宙的愿望，更加痛苦地折磨着我的心了。我不禁想：“我多么愿意把自己的手交给那位圣哲，就象童稚对待成年人那样，怀着无比的信任。我将一字不漏地倾听他的叙述，即便不能从头到尾地理解，但只要能象不懂事的孩子，贪婪地聆听成年人的娓娓叙述那样，获得粗浅的印象，我也会因为这智慧之光的照耀，而变得丰满富有起来！”但即使是这种朴实的愿望，也象其他幻想一样，终于化作了泡影。光阴荏苒，生活一片空虚，无尽的灰暗，望不到边的平庸，一天天，尽管忙忙碌碌，却都是一样地令人昏沉、沮丧。不论是做事还是读书，也不论是看戏、置身于热闹的聚会或者友人的闲谈，一样地都是哈欠不断！

可是突然，那些消失的幻想重又炽燃，沉没的记忆重又泛起，早已忘却的环球航行的英雄，重又在我面前屹立。忽然我竟要步着他们的后尘，踏上环球旅行的征途！想着我要到中国，到印度去，越过重洋，踏上荒岛，到那只有原始野人漫步徜徉的地方，一睹那些罕见的奇迹，我快活得战栗起来。啊！我的生命将不再是令人生厌的蝇营狗苟、纭纭众生的写照！我新生了，青春时代的梦想和希望，连同青春本身，都一齐涌了回来。快呀，快些上路吧！

可是，当我打定主意要动身时，却又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攫住了我。只有这时我才清醒而又充分地意识到，这一举动事关重大。

绚烂瑰丽的幻想长久地暗淡无光了，随着出发时刻的临近，忙乱抑制着想象，力量在消失，精神也愈来愈颓唐起来。遇有不顺，我便转而羡慕那些留下来的人了，甚至开始夸大困难，寻找留下不走的借口。但是命运却象多数时候那样，故意和我们的愿望作对，让我一顺百顺。而人们，——甚至那些素昧平生的局外人，却比命运还要狠心，竟象商定了似的，使我遇到的困难一一迎刃而解。内心的激烈斗争折磨着我，使我几乎大病一场。“这是要上哪儿？异想天开些什么？”我在人们的表情里看到了这一连串的疑问，内心不免恐惧起来。他们的同情使我惶恐不安。我忧伤地瞧着寓所被渐渐搬空，家具、写字台、安乐椅、沙发，被扛了出去。放弃这一切，可是换得的将是什么？

我的生活似乎一下子分成了两半，或者说，一下子有了两个生命，在两个世界里都有栖身之所。在第一个世界里，我是一个谦卑的官吏，身穿制服，诚惶诚恐地观察着上司的眼色；最怕感冒，关在四堵墙里，接触的只是几十张雷同的面孔、几十套一个样式的文官制服。在另一个世界里，我却是新时代的金羊毛寻求者*，头戴草帽，身穿亚麻上衣，嘴里嚼着烟草，飘洋过海，经历着不同的气候、天空、海洋、国度，幻想到那无法到达的科尔喀斯，取得金羊毛。在第一个世界里，我的职责是起草和修改报告、公函和命令；在另一个世界里，我却是一个征途上的歌手，尽管仍然不免“等因奉此”（ex officio）。这另一种生活该怎样度过？这另一个世界的公民该是什么样子？怎样才能把官吏的胆小怕事和俄国文学家的寡情薄义换成航海家的英勇刚毅，把市民的娇生惯养换成水手的坚韧不拔？上帝并没有赋予我另一副骨骼，另一副神经。可现在却忽然要放弃到彼得哥弗和帕尔洛哥沃的郊游，

* 金羊毛寻求者，希腊神话中的英雄，由伊阿宋率领，乘船往科尔喀斯（高加索西南部）去取神龙守护的金羊毛。